


我所知道的顾城

朱小平



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。
特朗斯特罗姆与顾城有可比性，也不尽有可比性。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

我所知道的顾城

朱小年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所知道的顾城 / 朱小平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
2012.1

ISBN 978-7-5155-0356-1

I. ①我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顾城(1956~1993) —评传
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3070号

我所知道的顾城

作 者 朱小平
责任编辑 刘小晖
文字编辑 李 涛
开 本 680毫米×980毫米 1/16
印 张 12.5
字 数 100千字
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0356-1
定 价 28.00元

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 88637169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PREFACE 序

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期，朦胧诗人顾城不仅在中国诗坛上享有知名度，在世界诗坛上也受到关注。

他的诗句被年轻人热爱，甚至当作警言。至今，他的名句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，还经常被人引用，被大学生们吟诵……

如果他健在，他的诗还会脍炙人口吗？

18 年前，一个漂泊的诗魂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人生，像他的诗一样，他的归宿也给人留下了难解的朦胧和谜案。

诗人的早逝、夭折、自杀，在中外文学史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剧：

普希金不满黑暗的专制，为了妻子在决斗中受伤死去；

中国唐代著名的“诗鬼”李贺，27岁便抑郁而死；

魏晋时代风流倜傥的诗人阮籍，佯狂醉酒，采取慢性自杀而最终结束了忧患的余生；

嵇康始终没有一丝的奴颜卑骨，至死不向现实妥协，最终被残暴的司马政权斩首而死；

苏俄诗人叶赛宁因最初欢呼“万岁，天上和地上的革命”的十月革命，到后来产生了失望、苦闷而自杀；

被称为诗冠“明代第一”的徐渭（青藤）因受到社会的压迫，在46岁时因精神病发作带来幻境，怀疑妻子不贞将其杀死，在此之前他写了《自为墓志铭》，以大铁钉撞入耳窍自杀，以后又多次自杀未遂；

“春雨楼头尺八箫，何时归看浙江潮？芒鞋破钵无人识，踏过樱花第几桥？”清末民初以凄丽诗句风靡一时的诗僧苏曼殊，愤世嫉俗，采取慢性自杀的手段，在不到30岁时就结束了自己的年华；

著名的现代诗人海子的自杀，有谁能说得清他的死因？！

诗人闻一多也是正值创作最高巅峰，因为崇尚民主自由，被无情暗杀……

中外历史上许多诗人之死，与顾城、谢烨的死有相似之处，却又不尽相同。

德国近代哲学家叔本华在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一书中，曾感慨过：生命的本身是布满了暗礁和漩涡的大海，人总是要小心翼翼、千方百计地避开那些暗礁和漩涡。但人的结局是死亡，所以尽管历经千辛万苦绕过那些暗礁和漩涡，人也会离死亡愈近——最终被毁灭于

无可避免的死亡之灾。

顾城呢？

“顾城杀死了他所深爱的妻子，然后自己吊颈自杀。”

这一 18 年前震惊海内外文化界的消息是否会令人相信？

或者有待于日后澄清，或者就像三毛之死那样，永远留给世人以
朦胧难解的谜团？

顾城为什么会杀死他所深爱、所依赖而须臾不可分的妻子？

他为什么要自杀？

他不是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吗？

他不是还打算回祖国长住吗？

他生命的一部分不是他的诗吗？

这一系列的疑问，顾城当然是不能再回答了。他已经永远闭上了
那双黑夜给予他的黑色的眼睛。

别人能回答吗？

会不会是谋杀？！

直到顾城死后很久，新西兰奥克兰警方的措辞很谨慎，只是认为
顾城是“涉嫌用斧头击毙妻子谢烨，然后自己在树上吊颈自杀”，直
到今天也再没有新的证据。

是因为神经错乱或精神病复发吗？到目前为止，谁也不能做出肯
定的回答，这是不能令人相信的事实。

但是顾城、谢烨均已魂断奥克兰，这又是一个令人不得不相信的
事实。

顾城的微笑，连同他的幻想、爱情再也不复存在了。但他朦胧迷茫的诗歌却在中国的诗歌史上留有一席之地。

顾城死时仅 37 岁，他的早逝给人们留下了震惊和惋惜。我是顾城的朋友，我和他十八九岁的时候，曾一起在北京西城区文化馆业余文学创作组做过文学青年的梦，几乎每星期日都会去参加文学创作组的活动。我的一些朋友与他关系更为密切，有的在孩童时就和顾城在幼儿园里玩耍，还有朋友从上幼儿园到上小学一直就和谢烨在一个班里，是耳鬓厮磨的好朋友，以后成为密友。我还有几位诗人朋友与顾城也同在西城文学创作组，后来先后走向诗坛。

“无双毕竟是家山”，顾城想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，这个愿望终未能实现，漂泊的诗魂终于留在了异域。

1987 年顾城出国到过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城市，但他对故土的怀念却愈来愈强烈。他非常思念北京，他曾让父母给他寄一册北京地图，以寄托思乡之情。他在柏林写的组诗取名为《城》，每一首诗的名字都是北京的城门，如阜成门、德胜门、宣武门……这是诗人顾城离逝前留下的最后一组长诗。他死前，还在写自己昔日北京生活的童年系列故事。这些故事一定会使他想起故乡，想起童年，想起他自己的欢乐和梦想……

顾城生前总爱用一块布围成一顶形似烟囱的圆圆的帽子戴在头上，其用意何在？据顾城说：他的名字里有“城”，帽子的形式也很像北京城，戴着这样的帽子就感觉自己永远没有离开故土。这是诗人自己的解释，于浪漫、潇洒中浸透着多么浓烈的乡思、乡愁！

顾城头上的那顶圆圆的帽子更像“东坡帽”，就像大半生漂泊异域的画家张大千，他在海外也戴着自己设计的又方又高的“东坡帽”，用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！张大千也是一个诗人，诗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。但张大千晚年毕竟回了台湾，回到了祖国的土地上，而顾城却带着永远不能实现的愿望和遗憾埋骨异域。

诗魂何在？诗魂已逝。

“万里家山依旧是”，一个悲怆、迷茫的故事写上了最后一个终止符。而我所要讲述的故事则刚拉开了序幕……

第一章

少年情怀总是诗

它透出天外的光亮，

人们把它叫做月光和星星。

——顾城《星月的来由》（1982年）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少年情怀总是诗 / 1
- 第二章 诗人的“维纳斯” / 25
- 第三章 此情可待成追忆 / 41
- 第四章 异域游子 / 61
- 第五章 汪洋中的“桃花源” / 79
- 第六章 恋子情深 / 93
- 第七章 最后的北京行 / 123
- 第八章 诗人之死 / 135
- 第九章 死后余波 / 157
- 第十章 顾城的诗 / 167
- 并非结束的结束语 / 183

第一章

少年情怀总是诗

它透出天外的光亮，
人们把它叫做月亮和星星。

——顾城《星月的来由》（1968年）

顾城的父亲顾工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军旅诗人和作家，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新四军。顾工所在的那个班后来还有一个人成为著名作家，那人便是从小看着顾城长大，视顾城似侄辈一般的邓友梅。

记得在西城业余文学创作组时，有一次顾城请来了他的父亲顾工为大家讲文学创作，我们才知道他是名人之子，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和好奇。1987年顾城出国后，我由原来的报社调往另一家报社，仍然主持副刊。老报人麦辛先生介绍顾工先生为我主持的副刊写稿支持，我和顾工曾频频通信，还曾提到他的那次讲课。但只是我记得他，他不记得我。他只记得一群热情的青年人围着他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……

在诗人的家庭里长大，顾城应该感觉到诗的氛围、诗的气息。难



怪有的作家对顾工说：“顾城是顾工最得意的杰作。”蒋子龙为顾工在纪念册上题词：“父子诗人令天下人为之瞠目。”当然，成为一个诗人不仅仅靠家传，还应该靠自己对诗的敏锐感应和慧悟。

顾城对诗是敏感的。

他很小的时候就爱读童话诗。他的父亲有很多藏书，他识字之后便常常自己去读诗，像普希金的童话诗《小飞马》，给他带来了无尽的乐趣，也使他沉浸在童话世界的憧憬之中。他读过不少的童话诗，这也许是顾城后来写童话寓言诗的渊源？顾城出版过一本《顾城童话寓言诗选》（海燕出版社出版），这本童话寓言诗选里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昆虫和动物。顾城在诗集的“后记”中谈到：“那时，我读《昆虫记》，知道小虫子很忙，和人一样，有许多事，有一份生活。它们要过完自己的生活，很努力，可时常有意外发生——鸡一啄，蜘蛛网一动，一阵雨，都可能中断它们的生计；或仅仅是小学生放学蹦蹦跳跳，都有可能。虫子太小，不能抵抗外界万物的变动，倒霉的可能性就无限多。看蝉唱完歌，从树上掉下来，就为它庆幸，到底唱完了；秋天，蚂蚁把它抬走，一点一点……这就是我对昆虫世界最不美丽的看法。”

顾城自幼就对昆虫和动物产生了兴趣。他似乎在用诗人的怜悯之心去看那些昆虫和小动物。他会注意到每一阵秋风把许多的蜉蝣吹到水面上去，他开始写诗的时候描述的就是这些小昆虫。那时他的诗是想出来的。他“想出来”这些诗的时候才八岁。顾城童年时代住在北京西直门马相胡同《解放军报》社的宿舍大院里，他所上的幼儿园是总政西直门幼儿园，因为顾工是军旅作家。后来，他所上学的学校叫

西直门小学，离家不远，每天放学回家，他奔跑着回到宿舍大院，跑上曲曲折折的楼梯，跑过长长的甬道，先推开爸爸房间的门，如果看到爸爸在家，他会喘着气大喊：“爸爸、爸爸，我又想出一首诗……”小脸红红的顾城会大喘着气把他“想出来”的诗背给爸爸听。

那些“想出来”的诗都是些什么样的诗呢？

有蚂蚁和瓢虫的私语，有大地和云彩的对话，还有塔松和雨珠的故事……

顾工很惊讶，但有时也很担忧——他看到儿子背完诗后，常常会凝视——凝视着雨云下忙于搬家的小蚂蚁，护城河里游动的蝌蚪和鱼苗，在屋檐下筑窝的燕子……顾工发现，他在凝神这些小昆虫和小动物时，瞳仁里深藏着梦幻——顾工是诗人，诗人的敏感使他发现那纯净无邪的瞳仁里，似乎还有若隐若现的忧患。一个八岁的孩子有什么忧患吗？他是在忧患那些小精灵未来的命运吗？

小孩子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的，他们在看到小动物、小昆虫的时候，总是非常激动、兴奋，充满着喜悦。然而，顾城不是，他也喜悦，但更忧患。似乎在他那个年龄的思维里，就异常关心着小昆虫、小动物的未来命运。所以，他会长久地凝视着看似无忧无虑的小生命，他会用他自己“想出来”的诗抒发着他对那些小生命的热爱，对那些小生命赖以生存的空间的热爱。小生命们和雨珠、云霞、塔松、水波、阳光……在顾城小小的脑海里构成了一幅永不磨灭的图画。

顾城小时候不大爱理人，尤其不爱和小女孩说话。顾城有时回家或出去，常常会借邻居家的那两个门走出去。长大以后顾城还记得那



家大人每天都把地板擦得十分光洁，有时顾城看着那光可照人、一尘不染的地板，竟有些不忍心走过，他就会脱下鞋子拎在手里，赤脚走过去。有时那家大人正拎着给地板打蜡的布，或者开始擦，或者已经擦完，眼睁睁看着小小的顾城拘谨地走过去。那神态顾城记得非常清晰。那一家还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，有时也会看着顾城从地板上走过，他们看着顾城，顾城却从来不和他们说话。

他只对读书和观察小生命们最感兴趣，当然，他不是对所有的书都感兴趣。尽管他那时喜欢读童话诗，但他并不是为了以后当诗人才读诗的。他只是喜欢小昆虫、小动物才去读童话诗的。顾城成名之后就说出这样的话：“那时我不关心什么是诗，只想多知道些故事，另外再翻到几页彩色插图。”顾城在成为诗人之前，受国外诗人的影响很深。他最喜欢的是洛尔迦和惠特曼。但在童年时代，他恰恰没有读过他们的诗。父亲的书柜里都有，顾城都发现过，洛尔迦的诗集是放在书柜的最下层，顾城抽出来时，看见封面上画着一个死硬的大拳头，他马上又把诗集塞回去，他认为封面上的大拳头太没有意思了。

后来他也发现了惠特曼的诗，他觉得惠特曼的诗很好笑，觉得他是“胡言乱语”——当然，顾城是把惠特曼的诗与他所喜欢的童话诗相比较了。

顾城、谢烨在柏林时，有一次朋友虹影从柏林带到北京一盘磁带请朋友转交给姑姑，那时姑姑病重，顾城很想念她，就和谢烨讲了许多话录在带子上。其中也有顾城小时候的回忆。他回忆起小时候很懒：不爱洗碗，不爱洗袜子、洗衣服，也不爱上学，不爱做作业……放假

的时候，姑姑有时到北京来，就会逼着小顾城做作业，还有很多次去上海姑姑家，尤其使他不能忘怀。身在异域的顾城，“闭着眼睛就能看见”上海姑姑家的地板是那样干净，早晨的早点常常是油条、酱瓜条、叉烧肉……

其实，顾城小时候岂止是不爱上学、不爱做作业，他在童年时连幼儿园也不是愿意去的。顾工是一个很宽厚的人，他的家庭也非常有民主气氛，他对顾城从来不呵斥打骂，完全不像顾城死后有的报纸上所说：“父子俩曾在一起扭打。”顾工看到这样的报道很气愤，他回忆说：只有一次顾城不愿上幼儿园，非但不听爸爸的话，还把爸爸的眼镜抓了下来。顾工这次是真生气了，然而也只是打了顾城一下——当然，这件事顾城也未必记得起来，父亲却还记得。

顾城从小就不愿受束缚，他喜欢无拘无束，喜欢小生命，喜欢幻想。这种性格铸就了他的人、他的诗，同时也酿造了悲剧的毒鸩……

它只有微小的花
和瘦弱的叶片，
把淡淡的芬芳
溶进美好的春天。

——顾城《无名的小花》（1971年初夏）

如果没有那场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顾城或许仍然可能成为一个专业诗人，然而那只能是无忧无虑的诗人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的时候，顾城刚刚十岁。顾城眼里的“文化



大革命”是扭曲和残暴的，完全不是他所憧憬的童话王国那样的天籁世界。

那时所有的学校基本上都不上课。满街都是喧嚣的喊叫声，各种各样的大标语、大字报，触目可见，顾城不明白：为什么要把人“打倒”、“油炸”、“砸烂”，“再踏上一万只脚”？在顾城看来，人是强大的，有时是不讲道理的，常常会“压制了飞禽走兽，不许它们开口”，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：人也会互相压制。

有一天，他在楼上看到有人在马路对面的墙上贴大标语，不知是贴反了还是贴错了，围看的人们汹涌起来，死死围住贴标语的人，将他揪住，把头拼命往下按，接着是拳打脚踢。顾工看到了，他发现儿子从窗扇的缝隙中偷偷地看着，越看越恐惧，脸色惨白。后来顾城终于不敢再看了。

后来顾工发现，顾城变了，越来越想躲开人，躲开人们那种狂热凶暴的眼睛，躲开狂热喧嚣的呼喊。顾城只有在看书的时候，他的眼睛里才不再充满恐惧，才会重新出现温和、憧憬和凝视……少年的顾城极力想回到他那童话般的天籁世界，重新幻想着与雨珠、燕子、小鱼、云朵、松树……对话。

但是，顾城再也回不到童话中去了。20世纪60年代末期是一个充满着火药味的世界。顾城的父亲顾工因为在单位（《解放军报》社）不肯违心地“揭发”和在“运动”中使用武力威胁同事们，他被勒令“下放改造”。那年顾城只有12岁。他们全家被赶出北京，“下放”到山东的一片荒滩——流入渤海的潍河之畔。那时的顾城还不懂得“红